

第二辑

中日关系史论集

东北地区中日关系史研究会

Zhong Ri Guanxishi

中日关系史

Lunji

论 集

第二辑

东北地区中日关系史研究会编

吉林人民出版社

中日关系史论集

第二辑

东北地区中日关系史研究会 编

*

吉林人民出版社出版 吉林省新华书店发行

长春新华印刷厂印刷

*

850×1168毫米32开本 10.375印张 237,000字

1984年4月第1版 1984年4月第1次印刷

印数：1—2,863册

统一书号：11091·83 定价：1.25元

前 言

《中日关系史论丛》第一辑出版后，受到国内中日关系史的研究者和志趣者的欢迎，为此，我们将陆续出版第二、第三辑。从本辑起将《中日关系史论丛》改名为《中日关系史论集》。

一九八一年，是日本军国主义发动武装侵略我国东北的“九·一八事变”五十周年，也是辛亥革命七十周年。是年八月，我们东北地区中日关系史研究会在吉林省集安县召开了第二次学术讨论会。会上比较集中地讨论了辛亥革命时期以及“九·一八”事变前后的中日关系方面的问题。会后我们从提交这次讨论会的论文中选择一部分，辑成《中日关系史论集》

（第二辑），由吉林人民出版社出版，供中日关系史的研究者和志趣者参考。

收入本论集的所有论文的学术观点，都是作者本人的见解，不代表研究会和出版单位。我们根据学术民主和百家争鸣的精神，对论文的观点未作任何修改，只对某些文章作了一些必要的文字加工和技术处理。

编辑和出版本论集的目的，在于交流中日关系史的研究成果，以便进一步推动中日关系史的深入研究。这项工作得到了吉林人民出版社的大力支持，我们在此谨致谢忱。

东北地区中日关系史研究会

一九八一年十二月

目 录

日本遣唐使者初探·····	陈志贵 (1)
晚明以前对日本研究概述·····	张云樵 张立凡 (12)
福州与那霸关系史初探·····	徐恭生 (22)
从《硃批谕旨》看康熙时期的中日交涉·····	任鸿章 (38)
试论中日甲午旅顺口之役·····	孙克复 (54)
甲午海战之役与日本的军事冒险主义·····	吕万河 (65)
“天津电报生出卖高升号开船时间”说辨析 ·····	赵梅庄 (79)
一九〇〇年福建“义和会”收复台湾的抗日 斗争·····	王魁喜 (86)
明治维新与日本海军的发展·····	曲传林 (100)
日本帝国主义对东北地区辛亥革命的干涉和 破坏·····	关捷 赵晓群 (114)
辛亥革命时期台湾人民要求回归祖国的抗日 斗争·····	范启龙 (130)
章太炎与日本的无政府主义·····	李润苍 (149)
盛宣怀与日本·····	刘恩格 吴国本 (167)
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日本人民反对日本帝国 主义侵略中国的斗争·····	孙继武 (179)
日本对直奉战争的双重外交·····	俞辛焯 (186)
“九·一八”事变述略·····	陈崇桥 (203)

日本关东军策划“九·一八”事变的内幕·····	张锦堂 (217)
“九·一八”事变前后日本统治阶级内部围	
绕侵华问题的矛盾·····	易显石 (232)
“九·一八”事变前日本帝国主义对我国东	
北土地的掠夺·····	高 晶 (249)
东北沦陷初期黑龙江省爱国军队抗日斗争述	
略·····	邓 鹏 (263)
锦西人民歼灭日军古贺骑兵队始末·····	穆景元 (278)
阎锡山与日本关系初探·····	叶昌纲 黄仁杰 (293)
日本被俘士兵在中国国民党统治区的反战活	
动·····	李永璞 (309)

日本遣唐使者初探

陈志贵

中日两国人民有两千多年友好往来和文化交流的历史，到了唐代，随着中日两国社会的发展和睦邻友好政策的执行，中日之间的友好往来更加频繁，文化交流也发展到一个新的阶段。据中外史料记载，日本派出遣唐使的时间范围是在贞观四年至乾宁元年（630年——894年）的二百六十四年间，但在这期间日本国到底向中国派出多少次遣唐使者，古今中外众说纷纭。本文拟就我国史书中有关日本遣唐使的记载，作些尝试性探索，就教于史学界同志们。

—

近几十年来，国内学者对遣唐使次数有如下诸多说法。吕思勉先生认为，“在唐世，彼国发所谓遣唐使者凡十有八”，其中“送唐使四，迎唐使一”^①。岑仲勉先生在其所著《隋唐史》中，“依据各史，并参黄遵宪《日本国志》四”的记载，把唐代中日两国间的交往列了一个三十二条的大事表，表中明确记载遣唐使往来活动的只有九条。郭沫若同志则认为“在唐代，日本的遣唐使共有十四次”^②。而在范文澜同志看来，“日本派来中国的遣唐使不下十三次”^③。韩国盘先生又较详细地论述

说：“总计唐朝时，日本所派‘遣唐使’……有十三次，迎送唐朝到日本的使节的‘迎入唐使’和‘送客唐使’有六次，合计共有十九次。”④

日本历史学家的意见则基本一致。经木宫泰彦先生研究，有唐一代日本曾先后派了十九次遣唐使。其中有三次虽已任命，但皆因故中止没有成行；另一次因送唐使而遣仅至百济即还。因此，实际至唐者，共有十五次。在这十五次中，有两次是作为送唐使来中国的；还有一次是作为迎入唐使派遣至唐的⑤。而森克己、中村新太郎分别在《遣唐使》、《日中两千年》里，都未把其中第六次，即公元六六七年（唐乾封二年，日天智六年）因送唐使而遣，仅至百济而还的那一次统计在内，故为十八次。关于这十八次，中村新太郎先生在《日中两千年》中解释说：“公元六三〇年（舒明天皇二年）八月，首次派出了遣唐使犬上御田锹。在那以后的三百余年先后派出了十八次遣唐使。但其间有三次中途停止，因此，实际入唐的只有十五次。如果再详细地分析一下，其中有两次是属于护送来日本的唐朝使节归国的‘送唐客使’，还有一次是由于遣唐使久未归国而派人迎接的‘迎入唐大使’，因而纯粹属于派出的遣唐使只有十二次。”可见，与木宫泰彦先生的叙述基本一致。

二

日本是遣唐使的派遣国，而中国是遣唐使的接待国，为探求遣唐使的次数，亦应从我国历史文献里查阅有关遣唐使的次数、活动和往返情形的记载。经查阅《册府元龟》、《旧唐书》、《新唐书》、《唐会要》、《杜氏通典》等中国典籍和现代有关著述中，日本共向唐朝派来二十二次遣唐使、送唐使和迎入唐

使：

公元六三〇年（唐贞观四年、日舒明二年）八月，日遣唐使犬上三田耜、药师惠日等来唐。《旧唐书》卷一百九十九上

《倭国传》记载：“贞观五年，遣使献方物。太宗矜其道远，敕所司无令岁贡，又遣新州刺史高表仁持节往抚之。表仁无绥远之才，与王子争礼，不宜朝命而还。”《新唐书》卷二百二十《日本传》亦有类似记述：“太宗贞观五年，遣使者入朝，帝矜其远，诏有司毋拘岁贡。遣新州刺史高仁表往谕，与王争礼拜，不肯宣天子命而还。”《杜氏通典》卷一百八十五《东夷上·倭》记载与上述相同：“大唐贞观五年，遣新州刺史高仁表持节抚之，浮海数月方至。仁表无绥远之才，与其王争礼，不宜朝命而还，由是遂绝。”据宋锡民，宋百川两先生合写的《日本遣唐使者小考》记载，日本使团到达长安的时间是贞观五年十二月。而《唐会要》卷九十九《倭国》中，对这一次却记载为：“贞观十五年十一月使至，太宗矜其路远，遣高表仁持节抚之，表仁浮海，数月方至。自云路经地狱之门，亲见其士气色蓊郁，又闻呼叫锤锻之声，甚可畏惧也。表仁无绥远之才，与王争礼，不宜朝命而还，由是复绝。四种记载，情节基本相同，所不同者，《旧唐书》、《唐会要》中的持节安抚使的名字是高表仁，而《新唐书》、《杜氏通典》中是高仁表；又唯《唐会要》记为贞观十五年，并写了中途的艰巨惊险，不如《旧唐书》质朴可信。

公元六五四年（唐永徽五年、日白雉五年）二月，日遣押使高向玄理，大使河边麻吕来唐。《旧唐书》卷四《高宗纪》记载：“十二月癸丑，倭国献琥珀、玛瑙，琥珀大如斗，玛瑙大如五斗器。”《新唐书·日本传》亦记载：“永徽初，其王孝心即位，改元日白雉，献琥珀大如斗，玛瑙若五升器。”《册府元龟·朝贡

三》也有类似记载：“十二月，倭国遣使献琥珀、玛瑙，琥珀大如斗，玛瑙大如五升器。”三处记载除五斗器与五升器区别外，其基本记叙大致相同。这次情形，《唐会要》卷九十九《倭国》里记述得最为详细：“永徽五年十二月，遣使献琥珀、玛瑙。琥珀大如斗，玛瑙大如五升器，高宗降书慰抚之，乃云：“‘王国与新罗接近，新罗素为高丽百济所侵，若有危急，王宜遣兵救之。’倭国东海屿中野人，有耶古、波耶，多尼三国皆附庸于倭，北限大海，西北接百济，正北抵新罗，南与越州相接，颇有丝绵，出玛瑙，有黄白二色，其琥珀好者，云海中涌出。”看得出，五斗器中的“斗”字是“升”字的传讹。

公元六五九年（唐显庆四年，日齐明五年）七月，日大使坂合部石布、副使津守吉祥遣唐。^⑥《册府元龟·朝贡三》记有：“四年十月，虾夷国随倭国使人朝。”

据《新唐书·日本传》载：“天智立。明年，使者与虾夷人皆朝。虾夷亦居海岛中，其使者发长四尺许。珥箭于首，令人戴瓠立数十步射无不中。”日本天智天皇立于公元六六二年，明年，当为六六三年，即唐龙朔三年。

公元六六九年（唐总章二年，日天智八年）日使河内鲸遣唐。《册府元龟·朝贡三》记载，这年的十一月日本“遣使献方物”。

《唐会要》卷九十九《倭国》又记录了另外的一些内容：“咸亨元年（公元670年，日天智九年）三月，遣使贺平高丽，而后继来朝贡。则天时，自言其国近日所出故号日本国。恶其名不雅而改之。”对这段内容《新唐书·东夷传·日本》亦有类似描写：“咸亨元年，遣使贺平高丽，后稍习夏音，恶倭名，更名日本。使者自信，国近日所出，以为名。或云日本乃小国，为倭所并，故冒其号。使者不以情，故疑焉。又妄夸其国都方

数千里，南西尽海，东、北限大山，其外即毛人云。咸亨元年为公元六七〇年，原疑即公元六六九年日本派出的遣唐使。但《册府元龟·朝贡三》中却记为两次：“总章二年十一月，倭国遣使献方物”，“咸亨元年三月，倭国王遣使贺平高丽。”

公元七〇二年（唐长安二年，日大宝二年）六月，日遣执节使栗田真人，大使坂合部大分等来唐。《旧唐书》卷六《则天皇后本记》记载：“冬十月，日本国遣使贡方物。”《册府元龟·朝贡三》载，长安二年“十月，日本国遣其大臣朝臣真人贡方物。”《旧唐书·日本传》对此有较详细的记载：“长安二年，其大臣朝臣真人来贡方物，朝臣真人者，犹中国户部尚书，冠进德冠，其顶为花，分而四散，身服紫袍，以帛为腰带。真人好读经书，解属文，容止温雅。则天宴之于麟德殿，授司膳卿，放还本国。”《新唐书·日本传》的记载大致相同：“长安元年，其王文武立，改元日太宝，遣朝臣真人栗田贡方物。朝臣真人者，犹唐尚书也。冠进德冠，顶有华莨四披，紫袍帛带。真人好学，能属文，进止有容。武后宴之麟德殿，授司膳卿，还之。”

《册府元龟·朝贡三》记载，中宗神龙二年（庆云二年）“二月日本国遣使来朝。”

据《册府元龟》卷九七四《褒异》篇记载，睿宗景云二年（日和铜四年）“十月丁卯，日本国迁使朝贡，戊辰数日：‘日本国远在海外，遣使来朝，既涉沧波兼献邦物，其使真人莫问等，宜以今月十六日于中书省宴等集。’乙酉鸿胪寺奏：‘日本国史请谒孔子庙堂，礼拜寺观。’从之。”

公元七一七年（唐开元五年，日养老元年）三月日押使多治比县守、大使大伴山守及日著名留学生阿部仲麻吕、吉备真备等同船来唐。据《册府元龟·朝贡四》记载，“十月，日本国遣

使朝贡，命通事舍人就鸿胪寺宣慰。”可见，日本使者是当年十月到达长安的。《旧唐书·日本传》记述较详：“开元初，又遣使来朝，因请儒士授经。诏四门助教赵玄默就鸿胪寺教之，乃遣玄默阔幅布以为束修之礼，题云‘白龟元年调布’。人亦疑其伪。所得锡（赐）赉，尽市文籍，泛海而还，其编使朝臣仲满，慕中国之风，固留不去，改姓名为朝衡，仕历左补阙，仪王友。衡留京师五十年，好书籍，放归乡，逗留不去。”《新唐书·日本传》除误将日本使者记为栗田之外，其他与《旧唐书》基本相同：“开元初，栗田复朝，请从诸儒受经，诏四门助教赵玄默即鸿胪寺为师，献大幅布为贄，悉赏物贸书以归。其副使朝臣仲满慕华不肯去，易姓名曰朝衡，历左补阙，仪王友，多所该识，久乃还。”

公元七三三年（唐开元二十一年，日天平五年）四月，日大使多治比广成、副使中臣名代等使唐。《册府元龟·朝贡四》记载，玄宗开元二十一年“八月，日本国朝贺使真人广成与僚从五百九十，舟行遇雨，飘至苏州，刺使钱惟正以闻，诏通书舍人韦景先，往苏州宣慰焉，是月骨咄王遣大首领如达于来朝。”同卷又记，开元二十二年“四月，日本国遣使来朝，献美浓纈二百匹水织丝二百匹。”这次就是开元二十一年八月派遣来的那次，只是标明其第二年四月到长安而已。

开元二十三年三月，日本国又《遣使献方物》。《册府元龟》卷九七一《朝贡四》篇记载：“三月，日本国遣使献方物”。

《册府元龟》卷九九九《请求》篇记载：“唐玄宗开元二十三年闰十一月，日本遣其臣名代来朝，献表恳求《老子经本》及天尊象，以归于国，发扬圣教。许之。”

公元七五二年（唐天宝，十一载，日天平胜宝四年）闰三月，日遣大使藤原清河，副使大伴古麻吕、吉备真备来唐。《册

府元龟·朝贡四》记载：天宝十二载“三月……日本等国……并遣使贺正。”“六月，日本国遣使来朝。”《旧唐书·日本传》记为：“天宝十二年，又遣使贡。”

据《册府元龟·朝贡四》记载，天宝十四载（日天平胜宝七年）“六月，日本国……遣使贡献。”

公元七七七年（唐大历十二年，日宝龟八年，六月，日派大使小野石根，副使大神末足等来唐。据《册府元龟·朝贡五》记载，日本使臣到长安的时间是大历十三年正月。^⑦《唐会要》则记载：“大历十二年，遣大使朝楫宁、副使总达来朝贡。”即大使与副使的名字与《册府元龟》所记有别。

公元七七九年（唐大历十四，日宝龟十年）五月，日送唐客大使布势清直等送唐使孙兴进回国。据《册府元龟·朝贡五》记载，建中元年（公元七八〇年）二月日本使者到达长安。《旧唐书》卷十二《德宗纪上》有类似记载，建中元年二月“日本国朝贡”。《新唐书·日本传》有这样的记述：“建中元年，使者真人兴能献方物。真人，盖因官而氏者也。兴能善书，其纸似茧而泽，人莫识。”

公元八〇四年（唐贞元二十年，日延历二十三年）七月，日遣唐大使藤原葛野麻吕、副使石川道益，判官高阶远成等来唐。《旧唐书·德宗纪下》记载：“贞元二十年十二月，吐蕃，南诏，日本国并遣使朝贡。”《册府元龟·朝贡五》有同样记载，

《旧唐书·日本传》对日使这次的来访曾这样记载：“贤元二十年，遣使来朝，留学生橘逸势，学向僧空海。元和元年，日本国使判官高阶真人上言：“‘前件学生，艺业稍成，愿归本国，使请与臣同归’。从之。”《册府元龟·请求》中所记略同：“德宗贞元二十年，日本国留住学生橘免执（逸势），学向（问）僧空海至，元和元年正月司（原字如此，当为‘日’字）本国使判

官高阶真人入奏：‘前件学士等，艺业稍成，愿归本国使，请与臣同共归国。’从之。”《新唐书·日本传》中所记虽相似：“贞元末，其王曰桓武，遣使者朝。其学子橘逸势，浮屠空海愿留颖业，历二十余年，使者高阶真人来请免势等俱还，诏可。”这里只是把橘逸势与空海在唐留学的二年误为“历二十余年”。两名字写法有所出入。

公元八三八年（唐开成三年，日承和五年）七月，日大使藤原常嗣来唐，十二月使团到达长安，并进珍珠绢。《册府元龟·朝贡五》记载，开成三年“十二月，日本国遣使朝贡进真珠绢。”《旧唐书·文宗纪》亦记：“日本国贡珍珠绢。”而《旧唐书·日本传》、《新唐书·日本传》又分别有“开成四年，又遣使朝贡”，“开成四年，复入贡”的记载。

《旧唐书·宣宗纪》记载，大中二年（公元八四八年，日嘉祥元年）三月，“日本国王子入朝贡方物，王子善棋，帝令待诏顾师言与之对手。”

《册府元龟·朝贡五》记载，宣宗大中七年（日仁寿三年）“四月，日本国遣王子朝献宝器、音乐，帝谓宰执曰：‘近者黄河清，今又日本国来朝，朕愧德薄何以堪之’，因赐百僚宴，陈百戏以礼之。”

公元八九四年（唐昭宗乾宁元年，日宽平六年）日派遣以菅原道真为大使，纪长谷雄为副使的最后一次遣唐使。以后，就因唐朝国内局势混乱，而中止派遣^⑥。

综观上述二十二次日本来唐人员中，包括送唐使和迎入唐使在内的日本国非正式的遣唐人员，他们往返的时间一般多在两年左右，在唐停留时间较长，唐政府对他们均很重视。所以，唐代的文献中，都把他们当做日本来唐的使者载入史册。

三

日本遣唐使的使命，是把唐朝的文明和文化输入日本，因为唐朝汇集着当时世界各国的使臣、学者，日本遣唐使又经常活动于各国使臣、学者之中，这也使日本得以吸收着各国的文明和文化，同时对扩大日本国的国际影响也起了不可估量的作用。为选择有高深教养和良好品格的人担任遣唐使的职务，大使、副使多数是博士、学士等好学之士，而且在容貌、风采、举止、态度等方面也很讲求。多数遣唐使既会写文章，又善于琴、棋、书、画。据说日本的围棋，就是经遣唐使吉备真备带回到日本的。

从日本到中国的海路，据中村新太郎所著《日中两千年》的记述，共有北路，南岛路和南路三条航线：

（一）北路（新罗道）

这是遣隋使和初期的遣唐使经由的路线。从筑紫——壹岐——对马——济州岛，一直向南，经百济（后为新罗）——横越黄海——山东半岛的登州——到莱州靠岸上陆。从这儿开始走陆路。经青州——兖州——曹州——汴州（开封）——洛阳，最后到达长安。归国时按原路返回。

（二）南岛路

这是从第三阶段（第一段：公元630年——659年；第二阶段：公元665——669年；第三阶段：公元702年——762年；第四阶段：公元777年——836年）遣唐使开始使用的路线。从筑紫天津浦开船后，立刻向西航行，中途可能在肥前国松浦郡平户市短期停泊，以后沿天草岛、萨摩沿岸南下，经种子岛——屋久岛——宝七岛——奄美大岛——冲绳岛，到长江附近的地

方靠岸。回来时也经由这条路线。

（三）南路（大洋路）

第三阶段的第十次遣唐使，以及第四阶段的各次遣唐使，都经由这条路线。从天津浦开船后，到平户岛、小值贺岛、福江岛等岛屿做短期停泊，等待顺风，一直横越中国的东海，到长江下游的扬州、楚州、明州等地靠岸。回来时再沿此路线逆行。这条路虽然可大大缩短航行时间，但经常遇上海上风暴，船毁人亡的事件时有发生。

日本国各个朝廷对遣唐使都给予优厚的待遇，籍以鼓舞和激励他们。遣唐使一经选定之后，首先要举行诏见，即天皇同他们会面。然后用一段时间进行各种准备。在出发前一个月左右，要在皇宫里举行向副使以上官员授予节刀的隆重仪式。然后宣布大使以下各级官员的任命令，并依职位的不同，分别赐给绵布、绢帛等物品。对于水手以上的人员，一般说来都免除徭役。在出发前，朝廷要“赐钱”（饯别的宴会），同时赐给布匹、沙金等物品。遣唐使平安归来后，要举行向朝廷返还节刀的仪式，朝廷提升他们的职位，赐予布匹、绢帛等物品，以示对他们慰劳。对于不幸在海上遇难而死或在海外病故的遣唐使成员，追赠职位，以慰亡灵。

唐朝政府也很重视遣唐使。每当遣唐使的船只到达唐朝港口并向当地的州府通告到达的消息后，州府则立即予以接待，安排食宿等事宜，并上报朝廷。当接到朝廷的指示之后，才允许他们一行继续出发，去往京城。但是，被允许进京的，并不是来到唐朝的全体成员。一般限制在大使以下的成员五十人左右。此外，驾船的水手以及其他的杂役几百人，则留在长江支流沿岸。扬州等地是遣唐使往返必经之处，他们在那里等待大使及进京人员归来。等待的时间少者几个月，多者一年之久。

进京的路线，从北路来的要经过山东登州、莱州，从南岛路和南路来的，要在扬州乘官船，沿大运河北上，向长安进发。无论哪条路线，全程的旅费和其它一切费用，都由唐朝负担。

遣唐使及其随员，到达长安郊外长乐驿之后，有宫廷的内使专程前来迎接，摆下酒宴，表示对旅途劳顿的慰问。然后再接进长安，安置在四方馆内。在这里，遣唐使要把带来的物品进呈给皇帝。这是表示其臣从地位而向唐朝奉献礼品的一种形式。唐朝把日本遣唐使称为“日本朝贡使”，把日本遣唐使船叫做“日本国朝贡使船”。唐朝皇帝针对朝贡要下达诏敕，遣唐使先在宣化殿向高高在上的皇帝行遥拜礼，接着在麟德殿谒见皇帝，然后举行盛大的宴会，给予种种优厚待遇。遣唐使归国的时候，唐朝皇帝还要向日本国朝廷赠送礼品，作为收到礼品的回敬之意，并举行送行宴会。宴会结束后，遣唐使就要赶赴出发的港口，乘船，登上归国的航程。

【注释】

- ① 吕思勉：《隋唐五代史》第711页，1959年版。
- ② 郭沫若：《出土文物二三事》第36页，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
- ③ 范文澜：《中国通史》第三册，第355页，人民出版社1978年版。
- ④ 韩国盘：《隋唐五代史纲》第244页，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
- ⑤ 木宫泰彦：《中日交通史》。
- ⑥⑦ 宋锡民、宋百川：《日本遣唐使者小考》。
- ⑧ 宋锡民、宋百川：《日本遣唐使者小考》；岑仲勉：《隋唐史》第135页，高等教育出版社，1958年上海版。